

爱智文丛

周建漳 著

历史哲学

A Study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爱智文丛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终

历史哲学

A Study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周建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哲学/周建漳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2
(爱智文丛)

ISBN 978-7-301-25489-9

I. ①历… II. ①周… III. ①历史哲学 IV. ①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7792 号



书 名 历史哲学
著作责任者 周建漳著
责任编辑 田 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489-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577
印刷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1300 毫米 16 开本 22.25 印张 290 千字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序

本书是历史哲学的通论性著述，在定位上希望兼顾学术性与普及性，满足有兴趣了解历史哲学的哲学、史学乃至人文相关学科本科生及研究生的理论需求，同时希望在资料乃至某些论题及其论证方面对专业研究者亦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此，对例如“时间”乃至“叙述”这样的论题不可能做穷究性的专精探讨。与此相关，本书的文本基本上是陈述性而非论辩性的，虽然，完全不包含或明或暗论辩的哲学论述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哲学话语与文学话语乃至史学话语的重要区别之一是，哲学论述并不是直接面对一般读者而是只写给同行看的内部话语，这一点在当代分析哲学中表现得尤为典型。但与科学理论不同——科学最终以技术产品的物质方式被大众接受——哲学作为人文学科终究还是要以语言方式与读者结缘，在这方面，西方哲学从苏格拉底到萨特乃至罗素都属于直面一般受众的哲学家，而中国哲人在这一点上似乎尤胜于西方哲人。笔者学有未工，但对“是真佛只说家常”倒也是心向往之。当然，这一点实际做起来却并不是处处都那么容易处理得好，这里的原因既有学术上未必处处达到深入浅出所要求的透彻性，也与写作上编排和疏通的功夫不到有关。差堪自慰的是，书中所写均系自己文本阅读和独立思考的结果，所谓“肉烂了在锅里”，想来它对于有心的读者来说应该是会有帮助的。顺便说一句，本书的可能读者应该是对哲学多于对史学专业感兴趣的人，这和历史哲学

本身的学科性质有关,但对于非哲学专业但有相应理论兴趣和人文素养的读者来说也不至于有太大的语言障碍。

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尽管自近代以来历史哲学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总体上说,她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学科理论框架,换言之,关于什么是该学科应该包括的基本内容,以及这些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笔者只能由自身的学养和识见出发,做出力求全面和融贯的抉择与安排。全书章节安排上以论题为主线,将思潮、人物、著作等融汇其中。举例来说,解释学和福柯思想中有关历史的论点乃至后现代史学潮流等并不专门论列,而是涵融于相关章节中。在内容的逻辑安排方面,本书“绪论”对历史哲学概念及历史脉络(思潮、人物、著作)作统一的简要概述,为全书各部分的论述提供一个基本的背景框架。第一、二章分别从“历史”与“史学”这两个最基本的范畴入手开始全书的论述。在此基础上,第三至第六章及七、八两章分别属于历史“认识论”和“语言(文本)论”的问题。其中的各个问题覆盖了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基本论题,大致反映了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理论全貌。最后一章关于“历史评价问题”的讨论涉及与史学有关的道德问题和整体历史观中的进步论问题,是与现实联系较密切的一章。

内容构成上,分析与叙述的历史哲学的论题构成全书主体,在扬弃思辨历史哲学的基础上关于历史的形上哲学思考集中反映在第二章的问题中。此外,本书认为,历史哲学的既成学术论域有待拓展,本书关于解释学历史观方面的阐述就是在这方面所作出的一点小小的尝试。

另外,引文方面,外文著作有中译本的情况下我尽量引用中译,以方便读者查阅。英文书名和文章标题、出处等则直接引原文,有外文学术文献使用经验的读者都知道,这对于外文文献检索来说是最准确和最方便的信息。此外,这也是出于对本书读者基本英文能力的判断。

为本书面世,首先应该感谢的是编辑田炜女士的细致工作与愉快合作。对学界前辈何兆武先生及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安克斯密特教授的鼓励与教益,衷心铭感,对北京师范大学韩震教授在科研方面的大力支持谨此致谢。本书的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几位匿名评审者对课题结项成果的慷慨褒扬给了我可贵的鼓励,谨此致谢!最后,对浙江大学历史系陈新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彭刚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岳秀坤教授及厦门大学历史系赖国栋助理教授诸同道多年来在学术上的学谊与砥砺,一并致谢!当然,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一切不足之处和批评指正例当由笔者“概括承受”。

周建漳

2014年6月14日

于厦大东区“仁智近处”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历史哲学:关于“历史”与“史学”的哲学言说	1
第二节 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脉络	12
第三节 历史哲学的现状与未来	23
第二章 “历史”之为哲学范畴	30
第一节 时间之为历史存在的形上前提	31
第二节 时间性维度下历史的存在方式	48
第三节 历史存在之“体”	63
第四节 关于历史整体的后现代反思	70
第三章 史学之为学问	76
第一节 何为史学	77
第二节 历史意识	88
第三节 历史认识的可能性问题	97
第四节 史学:科学还是艺术	113
第五节 史学何为	121
第四章 历史主义:历史之为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	137
第一节 “历史主义”的由来与基本内涵	137

第二节	当代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倾向	142
第三节	历史主义的社会历史维度	151
第五章	历史解释及其他	160
第一节	“解释”与“理解”	161
第二节	覆盖律解释模式	167
第三节	历史解释的非科学主义模式	175
第四节	历史阐释	185
第六章	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及其他	192
第一节	“客观性”与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	193
第二节	关于历史认识客观性的理论性探讨	198
第三节	宏观历史认识的一致性问题的哲学分析	205
第四节	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与主体性	213
第七章	历史与语言	222
第一节	语言与存在	225
第二节	史学文本与历史表现	231
第三节	史学文本的诗性修辞分析	240
第八章	历史叙述	247
第一节	史学文本的叙述性品格	247
第二节	历史与故事	257
第三节	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	275
第四节	叙述与意义的生成与理解	290
第九章	历史评价问题	303
第一节	历史评价的类型	304

第二节	历史评价的逻辑前提	310
第三节	史学中道德评价的必要性、复杂性及其他	314
第四节	历史评价的对象层次	328
第五节	历史进步问题	331
跋		347

第一章 绪论

关于“历史哲学”的反思性推究乃是其作为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在此,历史哲学指的是西方历史哲学。这不是逻辑的必然,而是关于事实的陈述。

本章在大的线索上看,包含历史性与概念性两个层面:在第一节关于“历史哲学”的题解性质的阐述之后,第二节是对西方历史哲学从古到今整体理论脉络的历史性审视,它构成了全书各种理论话题的基本语境。在其余各节中,我们分别从本学科的基本论题、学科特性及与相关学科关系等方面勾勒与描绘历史哲学的界面与轮廓。

第一节 历史哲学:关于“历史”与“史学”的哲学言说

哲学有一种牵涉一切的宏观意味,这从其名称不指向任何特定对象即可窥见一斑。当哲学的触角与人类特定活动领域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法律、科学、语言发生关系时,就孕育出以各领域命名的相应的哲学分支,如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宗教哲学、法哲学等,历史哲学即是如此。不过,与诸如“科学哲学”或“法哲学”等哲学分支稍有不同的是,历史哲学所指向的对象即“历史”一名二指,兼有客观实在和主体思维两义:历史既可以是“人类的过去”(the past),又指人类对此的记载与探究即史学(the study of it)。准此,“历史哲

学”在语义上逻辑地包含着二者,即关于历史和史学二者的形上言说及理论反思,而事实上,大致自黑格尔一代之后,今日历史哲学往往是指对我们关于历史本身所思所言即史学的批判性反思,至少其主流如此。

历史哲学曾经包括对历史和史学两方面的探讨,前者通常称为历史本体论,典型如黑格尔、汤因比、斯宾格勒关于历史本身——其总体行程、模式、意义乃至目的——的本体论“思辨性”话语,后者则为以史学(认识、写作)而非历史为对象的“二阶”认识论分析性言说,它涵盖了19世纪中下叶直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几乎全部著述。历史本体论的传统形态(即奥古斯丁及黑格尔式关于历史的总体行程、模式及总体意义、目的的思辨言说)在当今哲学与史学两界均遭摒弃,自汤因比《历史研究》之后几无人更奏此曲。从学理上说,这类质疑容有其学术上的合理性,因为,关于历史的传统本体论思辨话语有着过于明显的以哲学为关于世界的最终、绝对真理和“科学的科学”的传统遗迹,且关于言说对象的这样一类总体性“宏大叙事”往往内涵空虚、大而无当,不能得到经验材料的支持。但是,我们注意到,历史本体论让位于认识论和语言论与自然哲学向科学哲学的转换是整个西方哲学现代学术转型的共同表现,它们在精神实质与“拒斥形而上学”的极端思潮有内在关联,而这一主张今天在哲学中实际上已成明日黄花,这从晚近分析哲学内部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戴维森(Donald Herbert Davison)等人关于本体论承诺的肯认的最新理论发展动态亦可以得到某种佐证。^①

从学理上说,形而上学非止于传统的思辨形态,一方面,去掉其从基督教历史神学中所继承的末世论意味,欲达到对历史大势的理解和把握,某种“历史总体化范畴”是必不可少的。就此而言,关于

^① 参见江怡主编:《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93—95,418—423页。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理论思考正是当代人类把握自身时代的历史本体论话语。^①另一方面,关于历史的形上本体思考还可以是“分析的”或者说“描述的”,^②对历史存在何以可能之类的问题提出形而上学的追问,依范克(Gerhard Funke)的现象学观点,此即是“对历史(成为可能)的条件、前提和基础的一般揭示”。^③在这一方向上,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关于“时间性”与“历史性”的现象学描述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费(Haskell Fain)的《哲学与历史之间——分析传统内思辨历史哲学的复兴》从理论上论证了关于历史的本体思辨的意义,哈勒(Agnes Heller)的《历史理论》中则实际给出了一个关于历史的形上哲学文本。从根本上说,一种缺乏本体维度的历史哲学是否可能或至少是否完整,这是历史哲学必须正视的问题。

关于历史认识的哲学反思具有明显的二阶性质,即从关于历史存在的直接哲学言说后撤,而以关于历史的史学思考及文本叙述为自身审视与分析的对象。这种认识论反思在迄今为止的历史哲学中曾经形成“历史解释”与“历史认识客观性问题”两大理论热点,同时,包括历史认识可能性、历史认识的独特性在内的一些问题亦得到一定的探讨。在“语言转向”的哲学背景下,历史哲学亦经历了由认识论到史学文本修辞——诗学及语义学分析及语义学的转变,在语言的维度上,话语与存在的关系得以凸显,标示着当代历史哲学在理论广度和深度上的可贵提升。

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历史哲学处于史学与哲学交界处,因此,

① 关于这一问题,彼得·奥斯本:《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4)一书,尤其是其“序言”可资参考。

② 参见韩林合:《分析的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2003。“描述的形而上学”则是当代美国哲学家戴维森(D. H. Davison)关于“探索实在结构的语言框架”的学说的理解,参见江怡主编:《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419页。

③ Gerhard Funke, “Phenomenology and History”, in *Phenomen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d by Maurice Natanson, Volume 2,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9.

对它的概念规定势必涉及它与哲学和史学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在哲学范围内,历史哲学这样一种带限定语的哲学和一般哲学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由哲学与特定对象相结合而构成的哲学分支如历史哲学、政治哲学或科学哲学有时被称作“部门哲学”,意即是限于某一方面的类别哲学。根据这样的理解,部门哲学与不带限定词的哲学之间乃特殊与一般的关系,部门哲学是一般哲学向非哲学领域“殖民”的结果,准此,哲学母体对其部门哲学分支有指导性意义。但另一方面,所谓一般其实是寓于特殊之中的。表面看来,一般哲学与部门哲学间视域有宽狭之别,前者以整个世界为对象,而后者则以世界的某一部分或方面为研究客体,然而,这一区分实际上只有相对意义,比如,作为20世纪哲学显学的“语言哲学”到底是一般哲学还是部门哲学?通常所谓哲学的“本体论”(形而上学)、“认识论”在理论的普适性方面被认为是关于存在与认识的普遍哲学理论,而事实上,关于整个世界和认识的思考都是以一定时代下常识性的典型存在与认识样式如“物理世界”或“数学”“物理学”为原型和依托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之为“物理学之后”(Meta-physics),就是明证。准此,历史哲学亦即“历史学之后”即“元历史”(Meta-history)。因此,所谓一般哲学与部门哲学其实只是反映了哲学与世界或明或暗的“援引”关系而已,部门哲学从名称到内容都将其与经验存在的关系加以明示,而在所谓一般哲学中,这种关系直接看来似乎不那么明显。

另外,从精神旨趣与运思方式而言,世界上真正的哲学只有一种,在此之外并不存在一种专门和独立的另类哲学。换言之,历史哲学乃至各种哲学分支所操的无非是共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语言,所谓历史哲学不过是关于历史存在与历史认识的哲学探讨。因此,包括历史哲学在内对历史这样一种特定存在的哲学探究反过来对于我们关于存在的一般哲学理解是不可或缺的,对各种存在的具体理解是我们关于存在的一般哲学理解的根基与根据。再举一例,当代

历史哲学从文本角度对历史叙述及其与存在间关系的探究对于主要基于语句分析层面的英美主流语言哲学显然具有重要的增益意义,另外,从历史叙述看,叙述在人类思维及存在层面上与一般理知话语的关系,亦触及重大的理论话题。概括起来,历史哲学与一般哲学之间始终存在着微妙的同步共鸣的互补关系。作为哲学分支学科,其理论根基与资源是一般哲学,反过来,其进展又推动着一般哲学的发展。在这一意义上,丹图(Arthur Danto)关于“历史哲学不仅仅与哲学有关:它就是哲学”^①的主张是十分中肯的。

在哲学之外,(历史)哲学与史学的关系是一个有意义而又敏感的学术话题,在这一问题上,凡是对此问题有所关注的历史学家往往是提出投诉的一方,而哲学家则处于守势,需要为自身在史学问题上的话语权及其学术意义提出合法性辩护。

对关于历史的哲学思考,历史学家产生职业性的疑虑是不难理解的。一方面,他们往往产生自身学术自足地位遭冒犯或凌驾之感,另一方面,史学家们往往质疑哲学对史学的反思对历史学科而言究竟有何助益,例如,一些像阿尔通(G. R. Elton)这样的历史学家怀疑历史哲学与他们的工作有何相关,甚至认为历史哲学的观点对于他们的工作构成妨碍。^②这其实是一个牵扯从学科定位、学术分际到学科本位乃至学术“恩怨”等一系列复杂的学术与“政治”问题,需逐一加以梳理和分析。

首先是学科论域的确切问题。从史学的角度看,关于历史的对象性言说似乎只可能有一种,这就好像关于一元二次方程,只可能有数学解,而不可能另有什么哲学解。准此,人们怀疑在各门学科关于特定对象的实证科学研究之外是否可能有哲学的置喙之地?关于哲

① 阿瑟·丹图:《叙述与认识》,周建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第1页。黑体为原文所有,以下如非专门说明全书均同此。

② Cf. R. F. Atkinson, *Knowledg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89.

学与具体学科关系的传统说法往往强调哲学论说相对于具体史学话语的整体综合性。可是,这种整体与具体之别在史学中无非是断代史、国别史与通史与世界史之别,虽然有时历史学家自己亦将这种由史学自身出发的整体理论性历史言说认定为广义的历史哲学,^①但在本质上这只是史学而非哲学。因此,仅仅对象范围上量的扩张显然不足以为历史哲学提供立身之所。当然,哲学其实强调的是质上的**整全性**而非相对于部分意义上的整体性。以黑格尔《历史哲学》为代表的近代历史哲学为例,其所给出的是这样一种思辨性整全历史话语,它不仅以全部人类过去,而是预设历史的结局或终点的关于人类史的“神学式”的整全目的论言说。一旦关于某种对象的言说上升到整全层面,其性质就发生了从经验学说向哲学思辨的转化,在此,表面看来史学与历史哲学“能指”相同,即均以“历史”为名,其“所指”实有不同。哲学所面对的历史或史学和史学所面对和所是的严格说来是不同的两回事,它们处于不同的存在与话语维度上。历史哲学所涉及的往往是关于历史或史学的前提性和根本性问题。对这类问题,如历史是什么、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理论与文化品格及历史认识的合法性等等,一般历史学家具有由复杂来源形成的既定前见。作为具体研究的思想背景,这些前见本身在一般情况下并不进入专业研究的视野,它们对于具体研究亦无直接具体助益,而在理论层面上,这恰恰是哲学反思的应有问题。总之,就论说对象而言,在与史学不同的层面上,历史仍然可以是哲学合法的言说对象,这就好像说起山林来通常都同意是林业工作者的工作区域,但它其实也是猎人、山水画家、旅游者乃至游击队员的“作业区”,在此,“伐木造林”与“逐鹿山中”“师从造化”“游山玩水”等等同样可能,一样正当。因此,在严格意义上,学科边界只是事实上形成的方便分层,其

^① 以中国史学而论,翦伯赞、牟宗三均有以《历史哲学》为名的著作,实质上即是某种总体史。

间并不存在先验唯一的疆域边界。

当然,历史可以是哲学的合法论域并不担保哲学家在此论域中所有言说的恰当性。事实上,思辨历史哲学不但为史学家所不乐见,即在哲学内部亦声誉欠佳,因而,自黑格尔以来一蹶不振。关于思辨历史哲学的学术声誉及其理论得失在此暂且不论(详见本章第二节),有一点可以指出的是,思辨历史哲学的式微与它自认或被认作是与史学在同一论域中“同台竞技”的理解不无关系,就像自然哲学曾经将自己当作自然科学的高级形态一样。反之,用哲学思辨所涉及的相应对象学科的标准看待其利钝成败其实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以例明之,分析历史哲学家丹图批评关于历史的实质性(substantive)哲学言说犯了“假定我们能在事件本身发生之前书写事件的历史”的错误,^①因为“他把历史学家用于组织过去事件的同一类结构”不合法地“投射到未来中”,^②可以说就有这种范畴误置之嫌。换言之,如果我们将思辨哲学还原为关于历史的虚灵理论想象,而非操思辨声口讲述的关于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哲学故事,则其价值主要不在于是否可以在“事件的历史”中得到“落实”,而在于是否对我们关于历史的理解有所启示,那样既可以避免思辨者不必要的骄矜,亦可以减少哲学内外不必要的苛责。至于中国语境下曾经出现过的所谓“以论代史”的情形,它是一种学术骄矜为表,伪学术话语为里的虚伪话语,其不足为哲学病又何足道哉!

其次,对象论域与问题意识、方法和旨趣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同一能指(语词)涉及不同所指(概念)往往与问题意识及方法、旨趣有关。一般说来,特定领域与哲学的交叉无非是以下两种情况。其一,哲学家将专业眼光投向该领域后“见猎心喜”的结果,例如,历史之为当下不在场的时间性存在,其特点对于哲学上本

① 阿瑟·丹图:《叙述与认识》,第18页。

② 同上书,第21页。

体论视角的拓展有特殊的意义；与此相联系，时间之为历史存在的形上前提成为时间哲学不可或缺的维度。此外，历史叙述所提出的关于文本与存在关系的语义学维度，以及叙述之为不同于一般认识论所着重关注的理智的话语形式在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中所占有的独特地位，这些均是由关于历史的哲学思考生发出来的哲学课题，同时也为相关哲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及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哲学触角伸向历史的另一种情况，就是将已有的哲学理论运用于关于历史认识和著述的哲学处理和分析上。例如，丹图在他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中关于“历史认识的可能性”及“叙述句”的语义分析，显露出明显的分析哲学路数。历史哲学中由亨普尔（C. G. Hempel）肇端并成为 20 世纪 50 到 70 年代分析历史哲学主流话题的“历史解释”问题，是由科学哲学向历史哲学辐射的结果。至于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元史学》，其由语言学和文学理论入手进入史学文本的元叙述分析更为众所周知。其二，是由各该领域内部的理论困惑提出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诸如“历史认识客观性”这样的问题，既具有明显的哲学理论的背景，又与历史研究的内在困惑有某种实际关联；在历史记忆、史学功能以及历史评价等一系列问题上，史家兴趣与哲学话语均有较多的交集。在这方面，哲学问题的提出和思考并不局限于专业身份，尤其是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专业历史学中的大家往往是那些能提出和思考具有哲学意味的理论问题的人，事实上，今日西方历史哲学研究者中绝大多数如果就职业身份而论往往属于历史系而非哲学系。当然，这和今天西方学术界人文学科一定程度上的打通倾向有关，但是，即便是那些从事第一线史学工作的职业历史学家从兰克、马克·布洛赫（Mark Bloch，《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作者）、卡尔（E. H. Carr，著名的《历史是什么》的作者）到当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均曾就史学给出了具有深刻理论意义的哲学思考，而反映在史学著述“前言”乃至正文的字里行间的理论反思就更是所在多有了。这是因为，狭义上的哲学具有由概念工具到